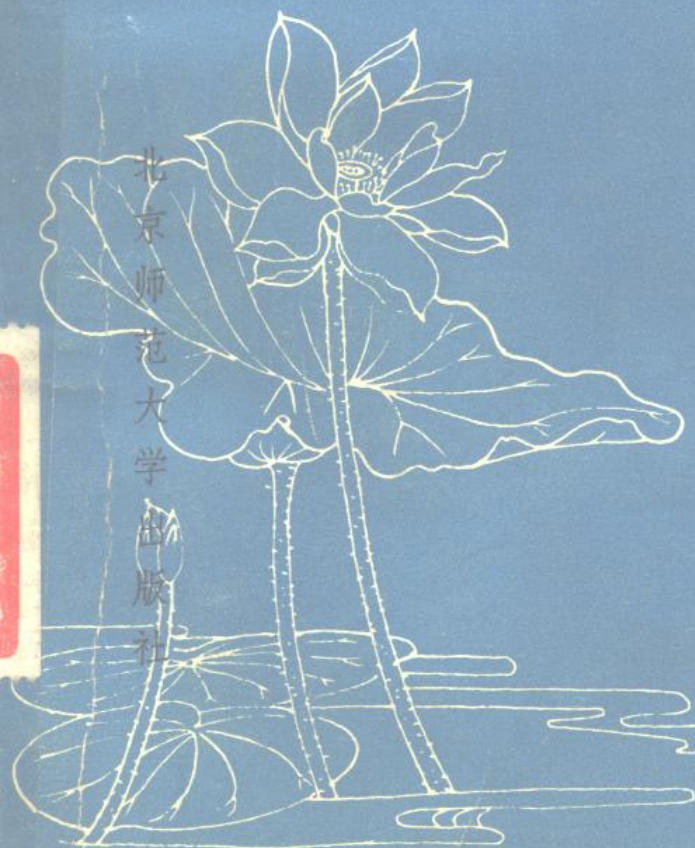


朱自清研究資料

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



朱 自 清 研 究 资 料

朱 金 顺 编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1981年8月

朱自清研究资料

朱金顺 编

*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4.5 字数: 307千

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

统一书号: 10243·1 定价: 1.20元

序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，我国的文艺开始繁荣起来了，学术开始繁荣起来了，我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得到公正的评价。在佩弦离开这个世界三十多年之后，研究他的人也日渐多起来了。

最近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汇集了佩弦逝世后，纪念和研究他的文章，以及朋友们为他所写的回忆，准备出版一个集子，题为《朱自清研究资料》，嘱我写一个简短的序言。我愿借此机会，对编者的劳作和研究佩弦的热忱表示感谢！

我想说的只不过是：在对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及其作家的研究中，以至对佩弦的研究中，仍然需要继续清除“左”倾思潮的影响。中国的现代新文学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的旧文学、旧道德的产物。这个新文学运动的作家们，尽管有着不同的思想、性格、遭遇，走过了不同的道路，但在热爱祖国、反帝反封建这点上，他们多数是一致的。文艺作品必须有独创性，每个作家也必然有自己的特点。作家们和他们的作品也总是多种多样，未便用一个模子来套的。金刚怒目式固然是战斗，用辛勤的劳作来扩大新文学的影响，坚持新文学的方向，并始终保持了爱国知识分子的节操的那些人，也是不应一笔抹杀的。我觉得这本集子里的有些文章，好就好在从佩弦一生的实际情况出发，而不是从某种“一刀切”的模式出发，更不是从某种想当然的概念出发，来进行具体的介绍和分析，没有那种唯我独“左”和

唯我独“革”的气味。特别是佩弦的一些长期患难与共的老友的文章，他们了解佩弦，也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，因而从他们真切的叙述中，还可以看到佩弦那一颗深挚地热爱着祖国和人民的、正义的心。

现在，对“五四”新文学及其作家的研究，渐渐多起来了，对佩弦的研究和兴趣，也在增加着，也更加合乎实际了。祖国和人民，又开始正确评价热爱着它和用自己的笔为它呼唤的那些儿女，这是使人感到欣慰的。感谢现在党中央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文艺的春天终于开始了！

陈竹隐

1980年11月

目 录

序.....	陈竹隐 (1)
朱佩弦先生.....	圣 陶 (1)
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.....	杨振声 (7)
朱自清先生的道路.....	李广田 (11)
念朱自清先生.....	王 瑶 (20)
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.....	吴 晗 (53)
于平淡中见神奇.....	朱德熙 (62)
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.....	季镇淮 (72)
朱自清小品序.....	阿 英 (83)
朱自清.....	晦 庵 (86)
朱自清早期散文的艺术特色.....	何以聪 (89)
论朱自清的散文.....	马焯荣 (98)
论朱自清的散文艺术.....	吴周文 (129)
试论朱自清和他的创作.....	屈毓秀 (151)
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.....	余 苳 (166)
谈朱自清散文的写景技巧.....	秦亢宗 (179)
读《毁灭》.....	俞平伯 (186)
朱自清君的《笑的历史》.....	善 行 (201)
精巧的白话美术文.....	龚肇兰 (204)
春的赞歌.....	吴周文 (211)
漫谈《荷塘月色》.....	张白山 (215)

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·····	朱金顺(219)
“洗尽书生气味酸”·····	曹述敬(224)
悼朱自清先生·····	冯雪峰(235)
与佩弦·····	叶绍钧(242)
哭佩弦·····	郑振铎(247)
最完整的人格·····	李广田(251)
杭州一师时代的朱自清先生·····	魏金枝(263)
悲忆佩弦师·····	余冠英(267)
敬悼佩弦先生·····	吴组缃(270)
杂忆佩弦先生·····	李长之(281)
悼朱佩弦先生·····	吴 晗(289)
忆佩弦·····	陈竹隐(293)
我是扬州人·····	朱自清(305)
信三通·····	朱自清(310)
那里走·····	自 清(316)
朱自清旧体诗选·····	(334)
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·····	朱自清(342)
关于“月夜蝉声”·····	朱自清(348)
朱自清先生传略·····	李广田(351)
朱自清先生年谱·····	季镇淮(356)
朱自清作品集目录·····	朱金顺(435)
朱自清研究资料索引(部分)·····	(444)
编后记·····	(454)

朱佩弦先生

圣 陶

本志的一位老朋友，也是读者们熟悉的一位老朋友，朱佩弦（自清）先生，于8月12日去世了。认识他的人都很感伤，不认识他可是读过他的文字，或者仅仅读过他那篇《背影》的人也必然感到惋惜。现在我们来谈谈朱先生。

他是国立清华大学的教授，任职已经二十多年。以前在浙江省好几个中学当教师，也在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过书。他毕了北京大学的业就当教师，一直没有间断。担任的功课是国文和本国文学。他的病拖了十五年左右。工作繁忙，处事又认真，经济也不宽裕，又遇到八年的抗战，不能好好的治疗，休养。早经医生诊断，他的病是十二指肠溃疡，应当开割。但是也有医生说可以不开割的，他就只服用了些药品了事。本年8月6日病又大发，痛不可当，才往北大医院开割。大概是身体大亏了，几次消息传来，都说还在危险期中。延了六天，就去世了。他今年五十一岁。

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。教师有所谓“预备”的工夫，他是一向做这个工夫的。不论教材的难易深浅，授课以前总要剖析揣摩，把必须给学生解释或提示的记下来。一课完毕，往往满头是汗，连擦不止。看他神色，如果表现舒适愉快，这一课是教得满意了，如果有点紧张，眉头皱起，就可以知道他这一课教得不怎么惬意。他教导学

生取一种平凡不过也切实不过的见解：欣赏跟领受着根在了解跟分析，不了解，不分析，无所谓欣赏跟领受。了解跟分析的基础还在语言文字方面，因为我们跟作者接触凭藉语言文字，而且单只凭藉语言文字。一个字的含糊，一句话的不求甚解，全是了解跟分析的障碍。打通了语言文字，这才可以触及作者的心，知道他的心意中为什么起这么样的波澜，写成这么样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。这时候，说欣赏也好，说领受也好，总之把作者的东西消化了，化为自身的血肉，生活上的补益品。他多年来在语文教学方面用力，实践而外，又写了不少文篇，主要的宗旨无非如此。我们想这是值得青年朋友注意的。好文字好作品拿在手里，如果没有办法对付他，好只在他那里，与我全不相干。意识跟观点等等固然重要，可是不通过语言文字关，就没法彻底了解彻底分析意识跟观点等等。不要以为语言文字只是枝节，要知道离开了这些枝节就没有另外的大事。

他是个不断求知不惮请教的人。到一处地方，无论风俗人情，事态物理，都像孔子入了太庙似的“每事问”，有时使旁边的人觉得他问得有点儿土气，不漂亮。其实这样想的人才是“故步自封”。不明白，不懂得，心里可真愿意明白，懂得，请教人家又有什么难为情的？在文学研究方面，这种精神使他经常接触书刊论文，经常阅读新出的作品，不但理解他们，而且与他们同其呼吸。依一般见解说，身为大学教授，自己自然有已经形成的一套，就把这一套传授给弟子，那是分内的事儿。也很有些教授在这么做，大家也觉得他们是行所当然。可是朱先生不然，他教育青年们，也随时受青年们的教育。单就他对于新诗的见解而论，他历年关

心着新诗的发展，认清新诗的今后的方向，是受着一班青年诗人的教育的，他的一些论诗的文字就是证据。但是，同样在大学里当教授，以及在中学里当教师的，以及非教师的知识分子，很有说新诗是“什么东西”的，简直认为胡闹。若不是朱先生的识力太幼稚短浅，就该是那些人太不理睬时代的脉搏了。

他待人接物极诚恳，和他做朋友的没有不爱他，分别时深切的相思，会面时亲密的晤叙，不必细说。他在中学任教的时候就和学生亲近，并不是为了什么作用去拉拢学生，是他的教学和态度使学生自然乐意亲近他，一块儿谈话和玩儿是常事。这也很寻常，所谓教育原不限于教几本书讲几篇文章。不知道怎么，我国的教育偏有些别扭，教师跟学生俨然象个压迫者跟被压迫者，这才见得亲近学生的教师有点儿稀罕，说他好的认为难能可贵，说他坏的不免说也许别有用心了。他在大学里也还是如此，学生就是朋友，他那里肯疏远朋友呢？可是他决不是到处随和的好好先生，他督责功课是严的，没有理由的要求是不答应的，我们想当过他的学生的都可以证明这个话。学生对于好好先生当然不至于有什么恶感，可也不会有太多的好感，尤其不会由敬而生爱。像朱先生那样的教师，实践了古人所说“教学相长”，有亲切的友谊，又有强固的责任感，那才自然而然成为学生敬爱的对象。据报纸所载的北平电讯说，他入殓的当儿在场的学生都哭了。哭当然由于哀伤，而在送死的时候这么哀伤，不是由于平日的敬爱已深吗？

他作文，作诗，编书极为用心，下笔不怎么快，有点儿矜持。非自以为心安的意见决不乱写。不惮烦劳的翻检有关

的材料。文稿发了出去发现有些小节目要改动，乃至一个字的不妥，宁肯特写一封信去，把它改了过来才满意。他早期的散文如《匆匆》《荷塘月色》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都有点儿做作，太过于注重修辞，见得不怎么自然。到了写《欧游杂记》《伦敦杂记》的时候就不然了，全写口语，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，虽然有时候还带一点文言成份，但是念起来上口，有现代口语的韵味，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，不是不尴不尬的“白话文”。当世作者的白话文字，多数是不尴不尬的“白话文”，面貌像个说话，可是决没有一个人的口里真会说那样的话。又有些全从文言而来，把“之乎者也”换成了“的了吗呢”，那格调跟腔拍却是文言。照我们想来，现代语跟文言是两回事儿，不写口语便罢，要写口语就得写真正的口语。自然，口语还得问什么人的口语，各种人的生活经验不同，口语也就两样。朱先生写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口语，念给劳苦大众听未必了然。但是，像朱先生那样切于求知，乐意亲近他人，对于语言又有敏锐的感觉，他如果生活在劳苦大众中间，我们料想他必然也能写劳苦大众的口语。话不要说远了，近年来他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贴，可是平淡质朴，读下去真个像跟他面对面坐着，听他亲亲切切的谈话。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，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，论到文体的完美，文字的全写口语，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。他早年作新诗不少，后来不大作，可是一直关心着新诗，时常写关于新诗的文字，那些文字也是研究现代本国文学的重要资料。他也作旧体诗，只写给朋友看看，发表的很少。旧体诗的形式限定了它的内容，一作旧体诗，思想情感就不免跟古人接近，

跟现代人远离。作旧体诗自己消遣，原也没有什么，发表给大家看，那就不足为训了。

他的著作出版的记在这里。散文有《踪迹》的第二辑（亚东版，第一辑是新诗），《背影》，《欧游杂记》，《伦敦杂记》（开明版），《你我》（商务版）五种。新诗除了《踪迹》的第一辑之外，又有《雪朝》里的一辑（《雪朝》是八个人的诗集，每人一辑，商务版）。文学论文集有《诗言志辨》（开明版），大旨是我国的文学批评开始于论诗，论诗的纲领是“诗教”跟“诗言志”，这一直影响着历代的文学批评，化为种种的意见跟理论。谈文学的散文有《标准与尺度》（文光版）跟《论雅俗共赏》（观察版）两种，都是近年来的作品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“企图从现代的立场上来了解传统”，“所谓现代的立场，按我的了解，可以说就是‘雅俗共赏’的立场，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，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。”（《论雅俗共赏》序文中的话）从这中间可以见出他日进不已的精神。又有《语文零拾》一种（名山版）。《新诗杂话》（作家版）专收论诗之作，谈新诗的倾向跟前途，也谈国外的诗。《经典常谈》（文光版）介绍我国四部的要籍。采用最新最可靠的结论，深入而浅出，对于古典教育极有用处。论国文教学的文字收入《国文教学》（开明版，与圣陶的同类文字合在一块儿）。又有《精读指导举隅》《略读指导举隅》（商务版，与圣陶合作），这两本书的性质同于教案，希望同行举一而反三。他编的东西有《新文学大系》中的诗选一册（良友版）。去年的大工程是编辑《闻一多全集》（开明版）。今年与吕叔湘先生和圣陶合编《开明高级国文读本》《开明

文言读本》，预定各六册，只编到第二册的半中间，他就和他的同伙分手了。

看前面所开的，可知他毕生尽力的不出国文跟文学，他在学校里教的也是这些个。“思不出其位”，一点一滴的做去，直到他倒下，从这里可以见到个完美的人格。

（原载《中学生》1948年9月号，总203期）

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

杨 振 声

自新文学运动以来，合戏剧、小说、新诗、散文计算一下成绩，要推散文的成就最高。其次是小说，也因为与散文最近的原因。诗是迟放的花枝。戏剧呢，直至抗战以来，因为它是宣传比较有力的工具，才吸引了许多有才能的作家，不断努力的写作。到今天似又为电影所转移。但无论如何，都还比不上散文的成就。在散文上成就甚早并且提倡小品文使它成为一时风气的，朱自清先生便是最重要的一个。

近代散文早已撕破了昂然道貌的假面具，摘去了假发，卸下了皂袍；它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，与人生日常生活相厮混，共游戏。一句话，它不再装腔作势，专为传道者与说理者作工具，而只是每个人宣情达意的语言符号。这里便发生了三个问题：

一、我们叫这种散文是小品文，意思若是说另有一种大品文或雅文，专供大人先生之用，这误会还小；若是认为小品文其品不庄，只供文人游戏笔墨，以是不敢当散文之正统，只能自居于散文之旁支小道，这误会可就大了。直截了当的说，现代散文就是这个样子。随便你怎么叫，叫它身边随笔（Personal essay）也好，叫它小品文也好，它虽不完全接受散文的传统，却自然而然的成为散文的正宗。它可以写身边琐事，也可以讨论国家大事；它可以说理，也可以抒

情，它可以诙谐，也可以庄重。它只是把一切问题，那怕是哲学的与科学的，说得更自然，更亲切，“能近取譬”罢了。“呼，僕夫，宜君王之欲杀汝而立职也”，不失为正经；“颧頤涉之为王沉沉者”，也不失为正史。韩愈的《毛颖传》，虽句句规模史记，其内容仍是游戏；柳宗元的《李赤传》，虽章法取诸正史，虚诞比之寓言。可知小品不小品，并不在乎文字的雅俗。现代散文，可以让孔子“莞尔而笑”，这并不失为圣人之徒，只不是假道学罢了。

二、散文与戏剧、小说，甚至诗，并没有严格的此疆彼界。左传、檀弓、史记、庄子更多的是戏剧与小说成份。惟其如此，乃更为后来谈古文者所推崇。不以语录、戏曲、小说入文，只是想自立宗派的人妄立信条。可怪的是：他们本想模倣左史，却正把左史的好处遗漏了。至若后起的散文诗（Poetic prose），更说明了诗境可以用散文写，而诗与散文并无界限了。

现代散文的运用就在它打破了过去的桎梏，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。它写人物（Characterization）可以如小说，写紧张局面（Dramatic Situation）可以如戏剧，抒情写景又可以如诗。不，有些地方简直就是小说，就是戏剧，就是诗。它的方便处，在写小说而不必有结构，写戏剧而不必讲场面，写诗而不必用韵脚，所以它本体还是散文。

三、上面所说的两种特质，朱先生的散文都做到了。不但做到，而又做得好。所以他的散文，在新文学运动初期，便已在领导着文坛。至此我倒想讨论他散文的第三点，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那便是他散文所用的语言。自新文学运动以来，一般最大的缺陷是对于文学所用的语言缺乏研究与努

力，而语言却又正是文学建立的基础。不错，大家改用语体文了。可是用得是怎样的语体呢？一般说来，是蓝青官话。有的掺杂上过去的语录与白话小说的白话，有的揉合了外国的语法与学术上的名词。结果是不文不白，却雅俗共赏；不南不北，却南北皆通；不中不西，却翻译适用。因此也就马马虎虎把语言这一关混过去了。

混是混过去了，应用也勉强可以，可是缺乏了一件东西，那便是语言的灵魂。怎末说，它也不够生动，没有个性，又不贴近日常生活。这也就说明了新文学为什么打不进民间去。在抗战前我们便有“大众语”的运动，可是很少有人去从大众学习语言。抗战期间我们又有“文学入伍”与“文学下乡”的口号，可是文学始终不肯入伍，也不肯下乡。文学体裁与内容诚然有问题，而最基本的问题还是语言的隔行。

朱先生自始就注重北平的方言，尤其近几年来，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很可观。在他的文章中，许多的语句都那末活生生地捉到纸上去。使你感到文章的生动，自然与亲切。同时他用来很有分寸，你不觉得像听北平话那末——油嘴子似的。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：我们能不能完全用一种方言——比如北平话，写文章？用方言，文字才生动，才有个性，也才能在民间生根。可是方言有时就不够用，特别在学术用语方面。并且，若是全用北平话，也觉得流利的有点俗。朱先生在这方面的主张，是以北平话做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话。那也就包含一个结论，便是：我们文章的语言，必须是出发于一种方言，这是语言的真生命；然后再吸收他种方言术语，加以扩大，成为自创的语言。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与不断努力的。

最后，我觉得朱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风格。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，印象都是那末诚恳、谦虚、温厚、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。对人对事对文章，他一切处理的那末公允，妥当，恰到好处。他文如其人，风华是从朴素出来，幽默是从忠厚出来，腴厚是从平淡出来。他的散文，确实给我们开出一条平坦大道，这条道将永久领导我们自迩以至远，自卑以升高。

1948年8月24日北平

(原载《文讯》第9卷第3期，

1948年9月15日出版)